國民日報

內政部登記證……民國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創刊

社址：長沙……
營業處：又一村口
電報掛號……
電話……省政府……

湖南 第六三五一號

發行人 吳啓彥

李玉堂 蔣伏生 高世灝 馬勵武 黃維陶 余籍傳 鄧介松 李毓堯 劉旭輝 王鳳喈 楊銳靈 魯岱 辛蘅若 侯厚培 王鎧 趙材

譚黃宣敏駁復譚影竹四月二日在大公報上所登之聲明

「譚影竹聲明何家冲綠弟冲唐家冲黃泥塘冷水冲五處產業所有權」……

尋人啓事

湖南長沙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通告

右通知債務人 周發祥 周意貞 周一貞 周易氏

湖南省第一紡織廠啓事

湖南省立一職恢復技術科通告

善後救濟總署湖南分署 司機技工考試委員會甄審司機啓事

東北小組定今出發

國軍進距長春僅六十餘英里

我軍事代表團將移駐哈爾濱

【瀋陽七日中央社電】東北執行小組美新聞發佈人勤雷登少校今下午四時在中蘇聯誼社招待記者，據稱：明八日晨二十八二十九兩小組將乘卡車出發調處，二十八小組政府代表于照臨，共方代表耿飈，美方代表克星，工作地點在昌圖，四平街之間，二十九小組政府代表郭琦，共方代表許光達，美代表德來克，工作地點在瀋陽及安東線上撫順與本溪湖之間，渠等出發工作，皆在觀察雙方部隊分駐情形，並以之報告瀋陽中心小組及軍調部，勒氏並宣稱，昨下午十時及今上午十一時小組政府代表與共方代表饒漱石，美方代表樸姆末，於十三個鐘點內會作過被商談。又中心小組政府代表暫由趙家驤擔任。

偽帝溥儀引渡問題

△勢將移哈辦理交涉▽

長春昨開歡送蘇軍大會

邱楠致詞謂蘇戰友中國精銳即駐長市

蘇方答詞謂蘇無領土野心故必須撤退

社論

輿論與民治

鳩山企圖組織聯合陣線

粵中共問題解決

協定全文發表

在三原則下獲得決議

從湖南到桂林

本報特派員　劉力平

政府為澈底抑低物價

將平售物資

並開放各地外匯，以消滅投机市場

改組政府仍在協商中

四月十日或不能改組完畢

國民大會對憲草閒有創制複決權

平漢路通車有待

晉觀察小組出發工作

日左翼份子示威

要求內閣總辭

幣原邸前發生嚴重騷擾

美考察團主改日本史地

英工黨各支部擬定議案 抨擊政府外交政策

一部份議案並指責外相貝文對各項國際糾紛所持政策的反民主性

〔倫敦六日中央社電〕預定六月十日至十四日於黑澤斯舉行之英國工黨年會，現已成爲各界注意之中心，該會將檢討工黨黨務之各方面及外交政策，會議將根據工黨各支部所擬定向該會提出之議案，逐條予以討論，其中關於外交政策者，將佔重要部份，議案總數將近四百零九件，與外交問題有關者佔六十件，其中多抨擊英外相貝文之政策謂：其保守程度超過社會主義，各項抨擊議案，係依據下列二觀點出發：一、工黨政府之外交政策，應一掃過去保守之傳統。二、外交部應令工黨外交家担任海外之外交新職，或選擇若干議案表示不滿貝文對於希臘，印度不能任用對工黨政策無所知悉之古舊「職業外交家」，若干議案表示不滿貝文對於希臘，印度尼西亞，及蘇聯之政策，抨擊英軍駐留印度尼西亞之議案共二件，謂此係支持荷蘭帝國主義，並有議案五件，促請政府與蘇聯建立更密切之關係，論爲遠東殖民地人民之議案，皆贊助政府保證予印度以獨立，並強調宣佈「亞洲憲章」之必要，以保證不拘人種皆負有權立國家之職責，共產黨要求與工黨合併一節，預計亦將引起激烈之爭辯。

〔倫敦六日中央社專電〕倫敦[illegible]報本日社評中謂：英下院昨日關於對緬甸政府之討論「令人失望」，並敦促政府承認緬甸有獨立之權，該報認爲英國應轉變政策，建議爲緬甸獨立起見，宜先使緬甸軍事領袖參與臨時總督行政會議，予以緬甸份子有力職責，即國防外交部長兩職亦界予緬人。

尼赫魯說 印度獨立要無折扣

必須英國馬上放棄特權 眞納頑固政策無論如何難實現

〔新德里六日中央社專電〕尼赫魯今午會見報界，主張英政府應即時放棄「對印統治」，謂眞納之巴基斯坦絕無實現之可能，並籲請亞洲國家爲共同目標作一致之努力，尼赫魯論及獨立問題稱：英國[illegible]採取行動，[illegible]當之行動惟有放棄對印之統治，獨立並非可能交予[illegible]議會解決者，此點[illegible]決，眞納之巴基斯坦無論如何不能實現，[illegible]國民大會表示同意，眞納亦無法予以實現，在眞納所要求之區域中，非回教[illegible]份子佔全人口百分之四十，似此依據眞納所持本宗教信仰[illegible]國家之信念，此等人民均爲「外人」，對於國家固極危險，尼赫魯稱建立亞洲會議之建議已獲多數國家領袖之同意，舉辦此一會議在不久以後可以召開，尼氏[illegible]論及目前[illegible]之政治協商會議，亦稱：吾人必需採取第一行動，此即印度之獨立，亦即百分之百之獨立，獨立乃目前即須予以解決之事，[illegible]印度問題之解決[illegible]可能[illegible]埃及方式之辦法[illegible]，[illegible]獨立乃英軍撤離印度之[illegible]，自由印度或將面臨[illegible]之問題，然困難並不如吾人所言之甚，經濟問題乃印度之主要問題，然此非謂首項問題，以政治問題如不解決，經濟問題絕難解決，易言之，印度首需獲得獨立，英國如能即時允許印度獨立，並容印人解決自身問題，英國之問題亦無何困難，故棄統治印度對於英國[illegible]之事，然不論其願意與否，終將爲此意圖拖延，實屬危險。

亞梅利已抵巴黎

〔巴黎七日中央社路透電〕英前印度事務部大臣亞梅利已抵巴黎，[illegible]

行總湘分署工作報告

〔本報訊〕行總湘南[illegible]救濟分署署長余籍傳，副署長張以審，[illegible]情，昨日上午十時，假該署大禮堂招待新聞界，到本市各報社通訊社記者三十餘人，該署主任秘書[illegible]及各科室主管均出席參加，首由余署長報告該署自成立迄今之救濟工作情形，要點如下：一、各縣民眾踴躍自願辦起，至本年三月底止，共收容難民十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九人，遣送十一萬四千四百零一人，醫療二萬七千八百零八人，死亡二十八人。二、急賑部份：賑款，第一次配撥五千七百萬元，於三十四年十二月八日匯交[illegible]

[illegible]

蔣廷黻訪艾克遜

爲中國糧荒請援

〔華盛頓六日中央社專電〕聯總理事會主席蔣廷黻，今訪美副國務卿艾克遜，急切向美呼籲援助中國解決緊急之糧食問題，蔣氏後告記者稱：渠對聯合糧食局之活動感覺不滿，而美國乃該局一份子，渠需求艾氏支持中國之要求。

組國際警衛軍

聯軍參謀團正努力籌劃中

〔紐約六日中央社電〕聯合國軍事參謀團於去年十二月[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英同意四強卽商和約問題

〔倫敦六日中央社專電〕[illegible]

[illegible]

文藝分團

舉行團員大會

〔本市中央社訊〕三民主義青年團長沙區團文藝分團部，於昨（七）日下午三時在該部大禮堂舉行團員大會，計到長沙區團部喻科長，[illegible]

[illegible]

波政府要求安理會 對佛朗哥採取行動

〔紐約六日中央社合衆電〕[illegible]

[illegible]

蔣主席電省府

指示軍糧籌購辦法

〔本市中央社訊〕湘省[illegible]蔣主席電示，[illegible]

[illegible]

政府爲軍民着想 籌購糧食要更切實

[illegible]

元首親訂糧價 以後再不變更

[illegible]

購糧機構 實力加強

[illegible]

尊重荷印華僑

印尼總理向我國提保證

〔巴達維亞六日中央社專電〕[illegible]

[illegible]

昨日行情

△糧食

[illegible]

△雜貨

[illegible]

（以上單位担）

春天來了

文永若

春天來了，桃花開始綻放，楊柳依然發芽，自然界顯着蓬勃的生機，燕子飛來，春風吹過原野，帶來了溫和，也帶了陶醉，然而人類的創作仍然淪落在廢墟中，依然只是一片荒蕪的景象，和那瓦礫之間的可恥的殘痕。

固然我們曾經自許過，會經說過在這大時代裏的英雄，曾經要勇敢的在血花砲火中完成這生命，要在廢墟的土地裏種出鮮花，然而在勝利之後，春天也跟着來了，我們是否在耕耘呵！是否在準備播種。

但是誰又能不感到這斷殺過的土地裏竟是如此荒涼呢？人們爲了需要一種安定的生活，而放下工作來等候着，也有人只是從窮乏之中發出吶喊吧！於是我們雖然經歷了一個偉大的時代，可是我們並不曾轟轟烈烈地鬥爭過，因此我們並沒有創造出熱情，並沒有開放一枝花朵，而只是在戰鬥中等勝利，在勝利後等安定，安定之後又能有甚麼可作的呢？

春天來了，自然界蓬勃，而我們人的世界卻竟如此寂寞呀！

民族文學的成因

小韓

揭示着我國三百年來的史實，我們首先看見的一段傷心的記載：吳三桂，多情的英雄啊！愛美人卻擁護着遺的滿清，向關外引來了滿兵如潮湧，於是大明的國祚，不如圓圓的笑靨？抑是漢人註定了有傾國的命運？明代的將軍居然戴起了清朝的王冠。而自此，中華民族就開始走向痛苦掙扎與黑暗的路途。

滿清一代政治的敗壞，「寧給外人不給家奴」的政策之接未結果，尤其在學術思想與社會風氣之衰落，給中華民族安排了悲劇的開演。鴉片戰爭的失敗，更給中華民族揭開了悲劇的序幕。

[illegible]們卻正在與這些可歌可泣的詩文去表揚悲壯的史實，我們需要以此給大中華民族的子孫以鼓勵，尤其，當今天烽火初息，建國伊始，我們面臨着空前的艱鉅時，

遂擇惡毒的暴力，如火焰，撲向我們的國土，在我們的土地上，他們踐踏了我們的祖先們用刀斧涉着我們的內政，我們逐年內戰是變殘出他們煽動的力量。

我們最致的國防上也反映了他們的陰謀，在法律上，我們法律的威信與尊嚴遭受了無情摧毀，我們守法的習慣也被打破了，敵人不堪的可憐相。在經濟上，有牢固的物質基礎，限制了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illegible]防經濟的組織做了傀儡與[illegible]，在社會上，我們的風氣被破壞，[illegible]如竊鼠在文化上，[illegible]與道德之間風如洪流，國民道德觀念被人忽視，做了空有的名詞，尤其在心理上，我們對於智慧的光芒，我們自尊心與自信心，變成卑怯與懷疑，我們對西洋文化看成神聖的偶像，而把自己固有的文化視若敝屣。

於是我們可以說沒有了法律，沒有了政治，沒有了經濟建設，也沒有組織倫理道德，社會有了自卑與自信，我們如淪落的貧族，受盡了侮辱，我們也如俘虜，如囚犯，在死的命運決定於人家的發顫。

但中華民族果真像垂危的病夫，沒有振拔侵略者的力量嗎？決不，中華民族是面對着災難與危險，開始以不屈的步伐打發着改旦了。

當晚清末葉，我們的先烈又用雙手擎起民族鬥爭的怒潮在東三省的森林裏，卻則[illegible]州，惠州，欽廉，鎮南關[illegible]役

[illegible]有多少戰士帶着未酬的壯志倒向血泊裏，而以後，辛亥革命的成功，終於毀滅了統治者的迷夢，並獻給先烈們的在天之靈以慰藉。

當七七之夜，我們度使勝的兄弟們，在靜靜的永定河邊點起了全面抗戰的引線，雖則在軍備上我們遠不如敵人的優點，而發後，我們衛着國民革命路線作國府後盾的四萬萬同胞，後撐着遍體鱗傷，而使終於把完整的大陸敵寇不屈，終於獲得了全世界，我們的國家，也終於被公認爲世界集體安全與永久和平中最緊要的一環。

諸如此類的悲壯史實、與歷代興亡離亂中的血肉揮士刃的犧牲所表現的高度光節，同樣地有聲有色，同樣地驚天地而泣鬼神，同時它們反映到文學上的，也同樣地釀成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散文或詩篇。

而在另一方面，我國的新文學運動[illegible]是其肅要，對於我們是驚倡了「民族文學」的呼號，雖猶如當頭大地。

於是我們的文壇上有「民族文學」的鼓吹，和確立，作家們的作品始對「民族文學」的內容或形式作着熱烈的論爭，我們的學校也把「民族文學」列做了學生們必修的功課了。

弔戰場

荒原

老樹落下着荒場
[illegible]的 子
泥上彌漫着火藥的餘味
溪水們沾上了血液的奔流

蒼苔呈着褐黃的真面目
[illegible]去的威風
[illegible]夕陽
[illegible]的雜葉

[illegible]上[illegible]虫鳴
[illegible]「江水紅」

[illegible]不敢來
[illegible]哭鬼樂
[illegible]

一天一天爬上了山坵……

十月廿五日於衡陽

童逢

[illegible]在心深
[illegible]死在喉舌
[illegible]五相遇
似乎是痛苦又似乎是歡喜

[illegible]來一大片
[illegible]的場面
[illegible]山留一般再見
[illegible]不好[illegible]

[illegible]

十月廿九日於衡陽

看畫

[illegible]水墨

兩個人共一把傘，背着衰雨在[illegible]狀，由[illegible]發出了：「到哪裏去？」「去找光吧！」

一路上，同伴在我敘述着前天的[illegible]術界的集會，在那裏面，他感到自己是[illegible]了。八年的抗戰造成了一個新的世界，[illegible]了許多新的人物，這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是如此的，藝術界也毫無例外。

細雨打在紙傘上，一如我和同伴的躁急。他的思感是如此固執，總以爲落伍的是別人，而自己是前進到了一種孤立的地步，一如那位大劇作家的口氣：「眾人皆醉我獨醒」，其實是孤獨的，我們的詩人也會經是這樣恍乎言之。這樣的觀感早已給那位漁父指摘過了，然而在現在，我們不能再有漠不關心的譏刺，悠長的時間，使人們的生存之間逼近到勝利接近，已經沒有那麼多餘的天地給我們悠遊放蕩，更無處可以容我們「歸去來兮」。

生命是不可分割，不可以獨善的，我就不能疾惡，不能對藝術有着歧視。

我的同伴忽然站住了，牆壁上貼着一張用「藝術字」寫的告白：

「藝術家某某個展」，底下是繪製，設計，裝飾等等字樣，關於這「藝術家」的銜，我們曾經有過小的爭論，一方面以爲還有位先生自借力太強，而所見者太小，而另一方面則以爲這正合着生意經，正與時流配合，詞那些「哲學家」，諸葛」是一樣的另具高見。

這原已都不敢稱藝術家的人，是沒有人稱你做藝術家的，一定要能夠居之不疑，人家才能乱耳接著。

我們終於找到了王，相見沒有別的禮話，就是每個人都希望和數國對方能打破這苦悶的現狀，說得漂亮一點，就是要給黑暗以光明，或是使盲人能看到真的藝術，我們的見面從來沒有寒暄，而總忘不了問：

「你的作品還保存着嗎？」

「都丟光了。」這其實並沒有爲人丟了金實的那種痛惜之意，生命是還保存着的，而且還保存着的生命，似乎已有了新的意義。過去總是不值得痛惜的。

我們先看了王的幾張實用圖案，還是藝丟失後的殘餘，但已夠使我們驚嘆而自慚了。而且他把許多年來所收集的十多冊中西名畫印刷搬了出來。

「當前年逃難時，這紙帶走了這一些」以顯優的心情翻閱。

他把那些看做生命一樣的重要，而我們是從古典主義讀到超現實主義，雖其間我們感到那些真正的藝術家以他們的嫺熟的血與深沉的力所構成的色與線，音樂與和諧，使我們感到世界是如此豐富而美滿，使我們看到了真實的光明，使我們看到了自己們卑不足道。

惡毒些我們可以嘲笑那些貼掛上的「藝術家」，慈善些我們可以非議那些因爲收存的狗皮膏藥者，你曾經出過一點像樣的東西沒有？也會否決心以發生命去探求這人寥世界的無窮中的美。

沒有，我們甚麼事也沒有做，而竟是假藉着風雅，企望着文藝復興。

「你應該把你所收藏的這些開一次展覽會，使盲目的人看到真的美，使自是的人知道藝術家是怎樣完成的。」這是我們別離的話語；然而我們更需要的是用「筆」去工作。